

# 我的城南旧事

## ——关于酃县县城的点滴记忆

李飞

1976年，我们兄弟几个随父母工作调动，从江西省于都县利村煤矿回到了父母的老家——酃县（今炎陵）。当时酃县城最热闹，人气最旺的地方，当属南城，即南门口地段。

从江西回来那年，我赶上了九月份的学校开学季，我进南城小学读五年级。在江西时，我就读的煤矿子弟学校，那里的教学质量和环境根本没法和县城学校相比，教材都不齐，比如说一年级有语文书就没有数学书，二年级有数学书就没有语文书。所以我跟不上班也是必然的，这绝不是我为自己成绩不好在开脱，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输在起跑线上。上数学课时，我们那边还不知道什么是分子分母，这边就已经开始教分数的四则运算了。每次上数学课时我简直就是听天书。数学作业做得更是一塌糊涂，错了就用橡皮擦去擦，一不小心就擦破纸了。数学老师经常拿我千疮百孔的作业本像展示狗皮膏药似的在班上展示，一边摇头叹息，一边口中还念念有词：飞啊飞，你真是个飞啊！搞得我恨不得一头钻到地缝里去。

那时候，小县城的餐饮业只有寥寥两三家，全都是国营饭店，什么“工农饭店”“红城饭店”之类，取名都很革命化。私人饭店根本没有，只有靠近国营饭店的旁边，有一家私人开的馄饨店，我印象中好像只有馄饨一个品种。品种虽单一，而且店面不大，生意却出奇红火，吃馄饨的顾客在店外排成长队。开店的是母女俩，一个负责煮，一个负责包，一天到晚忙得不歇气，还是供不应求。1977年，我小学毕业，进到酃县一中读初中。那年的暑假，我们全班同学去附近的城东公社支农，帮生产队搞“双抢”。那年的高考还是人工阅卷，县一中的老师几乎全部去参加高考阅卷了，包括我们的班主任扶老师。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就成了放养的羊群，没人管了。生产队专门安排了一个人为我们做饭，但每天的伙食几乎千篇一律：带苦味的鱼干和小菜。时间一长，正在长身体的同学们就受不了了，开始绝食，不愿吃那难以下咽的饭菜。我们五个调皮的孩子在晚上农活收工以后，便乘着夜色步行四五里路去县城，拿着父母给的零花钱，去南门口吃一碗香香的馄饨，然后又连夜返回，不误第二天的农活。那一年，我们的年龄普遍在十二三岁。可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向扶老师打了小报告，我们被扶老师堵在了高水桥去县城的路口上。扶老师像黑脸包公一样，声色俱厉，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成功地阻止了我们的“越狱”行动。

1983年，我顶母亲职参加工作，进入当时十分红火的百货公司上班，被分在第二门市部，内部简称“二店”，在南城上班，地点就在电影院对面。每天上班没事的时候，就望着对面的电影院发呆。彼时娱乐匮乏，能消遣的东西不多，但有好电影上映，往往一票难求，那售票窗口又小又窄，排队的人伸进去一只手，也不知道设计师出于何意。因买票而产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的事也时有发生——在电影上映之前，先让我们观看一场免费的武打片，也是让我们这些无所事事的人期待许久。

刚参加工作，我记得我的工资是十九块五，现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也不算少。上缴家里的伙食费之外，再固定存几块钱，余下的便是自己的零花钱了。手里有了钱，馋虫便开始活泛起来。记得那时南门的幽深小巷子里，有一家叫作“福里安”的私人餐馆蛮有名气，尤其是它的炒鳝鱼，更是有名。有一天下班后和同学一起，钻进了小巷里，慕名而来。掌厨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许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同公司的哥哥，现场为我们刮鳝鱼，剔去骨头、内脏、头尾，一通神操作，看得我们目瞪口呆，然后再用菜刀将血淋淋的肥肠鳝段，在案板上使劲拍打，拍得它自然翻卷，然后在油锅里一油炸。出锅后的鳝鱼，那叫一个香，几十年后，仿佛还穿越时空，扑鼻而来。

南正街（记忆中好像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并不长，拢共就几十百把米长短。街面是青石板铺就的，几米宽的街道两边是一家挨一家的临街铺面。铺面都是用几块木板挡着，取下，就是铺面，装上，就是居室。针头线脑、糖果糕点、馒头包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名气最大的，应该就是后来取名“民生印字店”的老店，廖氏祖业，世代经商。廖氏一族，祖孙几代，都身材精瘦，逢人就笑，点头哈腰，殷勤备至，总给人一种奸商的感觉。印字店的廖老板一年四季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朴朴素素，一家人整天挤在一条过道里吃饭，看似破烂寒酸，却是腰缠万贯，财不外露。廖老板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交友。有好事者挪揄道，他们一家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偷着看电视。

沿着巷子再进去几米，就是我小时候就读的城南小学的大门；再过去，经过县林业局，是一家铁匠铺。记忆中那铁匠师傅身材魁梧，高大健壮，一身腱子肉彰显着雄性的健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黑狗”，一个叫“黄狗”，却明显的遗传紊乱，又矮又胖。黑黄二狗兄弟俩，给童年的我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每次从他家路过时，都要被两条“狗”好好欺负一番，不是被搜身，仅有的一点零花钱被抢去，就是因一无所获而挨打。每次经过那里，都有一种过匪区的感觉，看到他兄弟俩，都要远远地避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后来工作后，我经常路过那里，站在铁匠铺门口，看着比我矮了一头的兄弟俩，我便底气十足，信心爆棚，有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自豪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建设的需要，县城不断扩大，南门口的菜市场先后搬迁至老工商局旁边和边贸市场等地，繁华不再。一段青石板铺就的石板路，几排年代久远的青砖黛瓦白墙的古旧建筑，在展示南门口褪色的辉煌，和龙王井、小巷子里的红军标语一样，俨然成了一段历史的记忆。再后来，青石板变成了水泥路，古民居搭建翻新，开发商的介入也让以前的老派建筑越来越少，加以百货公司内部调整，我离开二店，去了一店上班，关于我的城南旧事，也可以就此打住了。



昔日建国的电炉厂篮球场看台，如今已是杂草丛生。

## 那些为厂职工篮球赛写广播稿的日子

肖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株洲电炉厂工作，工作之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年一度的全厂职工篮球联赛。篮球赛举办时间在气候宜人的金秋，地点在西村篮球场，以主席台为中心左右分开，砌了五六层的水泥台作为观众席，与周边厂矿开放式的篮球场相比，条件算是相当可以了。

虽然一年一次的篮球联赛是全厂的大事，但对我这样不打球的人来说，耀眼的却不是赛场的追逐喧哗，而是每位参赛者身上那套球服和球鞋。球服比背心好看得多，我特别想也有一套，但我不打球，自然没有。

1989年，我在《株洲日报》发表诗处女作《约会》，应该是电炉厂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作品，全厂都知道了我会写东西。90年代初，工会换了新主席，余主席第一次搞篮球联赛，他想想搞点新创意，问我能不能写篇报道？第二天中午在厂广播站播放——以前的篮球联赛广播也有讲，不过播音员张冬花只用一两句话说一下昨天比赛的结果，就完了。

我从来没写过新闻报道，不知从何下手，却腼腆地答应了余主席。我收集了很多报纸，比赛之前的几天，抓紧时间学习写新闻报道的新闻报道。看到好的报道，新闻标题、次标题、金句都用本子抄下来。

开赛那天，我准时到达篮球场，开始很不好意思，怕别人注意我。结果完全是我多心，根本没人注意我。张冬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她给了我一瓶矿泉水。除开球员、裁判、领导和工会的人以外，另外无名无姓地做矿泉水的只有我一个，我看到了其他人都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

这天的比赛一开场就是我在所冷的冷焊机车间对阵机加车间。师傅傅德生是冷焊机队的队长，打中锋，开场不一会儿就跟我机加队的李果打起来了。李果是电炉厂最高的，一米八七，属于球场巨无霸。他专防我师父，他的特长是盖帽，师父被盖了几次烦躁了，打擦边球，把李果绊倒在地。李果如果爬起来就麻烦，师父肯定打他不赢，于是师父对着地上不喊输的李果不停进攻，直到两边的人都不来把他们分开。接下来的比赛机加队不服，群情汹涌，猛打猛冲，余主席又对着喇叭一再喊冷焊机要文明，结果自然是一边倒，八支球队四场对战，冷焊机队积分最后一名。观众陆续散场，余主席交代我，明天十一点交稿。他要先看一遍，张冬花还要对稿子。

晚上九点多回到家，立刻投入紧张的撰写之中。说是紧张撰写，实际到晚上11点了，连标题都没写出来。我是必须先有标题才能往后写的，前几夭抄的东西事到临头居然一点用处。我师父在厂里专业扎实、威望高，人人都高看一眼，可赛场上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第一场比赛就把人打倒在地，让余主席脸色难看。现在由徒弟执笔来写这样的比赛，怎么写？

眼睛瞄到《七剑下天山》，翻开，标题

的形式有了，就照梁羽生先生的回目这么写：《旌旗猎猎，机加飞弹三分；剑气森森，冷焊机手握神魔》。机加和冷焊机是厂里的两个大车间，冷焊机生产电炉主体，机加加工电炉所有部件，也历来是厂里篮球竞赛的两大主力，“神魔”形容机加的难斗。机加队今天表现最好的是远投，三分得了不少。冷焊机最后落败，主要是对师父动手打人犯规的扣分。

凌晨一点写完草稿，第二天8点正常上班，上班时我连上厕所、抽烟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连续蹲两个小时，把工作做完立刻跑回家。先把草稿改一遍，再拿材料纸抄好。

抄完就往办公楼跑，一楼工会余主席飞快地浏览一遍，叫我快点送上来。我再跑上二楼，张姐拿着笔跟我对，把看不清的字改正，把单字的地方改成双字——她说播出来的稿子尽量不要用单字，双字别人不会听错。

回到家端着饭我到阳台上吃，12点广播正式开始，音乐过门走完，张姐马上播我的稿子。听着张姐纯正的普通话，念完标题念我的名字，这可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广播里。我昨晚写的字，此刻变成一道道声波，经过东村、西村、后山三个高高竖立的大喇叭，一波一波覆盖在电炉厂的上空。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昨晚的每一个字之所以是这个字而不是那个字，有我的道理；而现在它们飘荡在头上的碧空时，仿佛这个字只能是这个字，绝不会是那个字，难以理解，却充分相信。广播里张姐说：从今天开始，本次职工篮球联赛广播站每天都会连续滚动报道。

有了第一次广播，晚上我再出现在球场，接过工作人员给的一瓶矿泉水时，再没人诧异地看我了。中午在自家的阳台上，我看到楼下本来正在走动的人，广播声起，他们就停下来聚在一起，半仰着头听广播。有天张姐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局里派人检查工作，听到了广播。局领导表扬厂里宣传工作做得好，把每个单位都有的篮球联赛，通过广播报道这种新形式，变成了凝聚人心、昂扬斗志的队伍大团结，很好。厂领导得到局领导的表扬，很高兴。

参加球赛的职工跟我人不一样，球赛期间他们除开比赛还有训练，所以他们不上班，专职打球，而我每天都正常上班。电炉是用电做量炼钢的，最大的炉子一次炼钢五吨，电炉厂是省属企业，全厂干部职工五六百人，产品销往湖南各地，主体车间五个：铸造、冷焊、接线、机加、装配。我加班看球、加班写稿。余主席不要我先送他那里了，节约时间，我直接上二楼给张姐。

比赛结束那天工会组织聚餐，李果跟师傅斗酒，他们喝得热闹，推杯换盏中一笑泯恩仇。师父喝得踉跄，一定要和不喝酒的余主席碰一杯。他说话声音大，大家都听见了：“余主席啊，把肖斌调到工会来吧，放车间浪费了。”余主席碰酒杯于边，浅浅打湿嘴唇。

我连续报道厂里的篮球联赛三年，我没打球，所以没有球球鞋。第四年联赛时我出差不在厂里，就没人写报道了。我是电焊工，继续电焊工，野草依旧不屈不挠。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q@163.com



千金大药房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彭鸿

千金故事·优秀千金人

## 从“小彭”到“老彭” 彭鸿，“硬核”千金人的“硬核”故事

杨银 卢诗婕

彭鸿和千金的缘分开始于2001年。退伍后的“小彭”入职千金，担任千金大药房车站路店经理。一晃就过去22年，小彭变老彭。随着时光，增加的是年龄和经验，成长的是技能和办法，不变的是责任和初心。

### 瞄准目标不找借口，军令状在心更在行

2018年，老彭根据工作分工，分管门店拓展工作。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当年门店拓展目标为100家。以前公司门店拓展每年仅新开几十家。刚接手，这较为陌生的工作领域和既定的工作目标，老彭倍感压力，连续几个晚上辗转难眠。

34年的党龄和曾经的军人经历，让老彭有着不怕输、不服输的劲儿。尽管已经退役多年，老彭高度服从命令的天职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始终刻在骨子里。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只有无条件达成目标的强力执行。当时，拓展员工人数不够，就广纳贤才、充实团队；员工业务能力欠缺，就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全力提升；年任务难度大，就拆分成10个月下达，任务分解到责任人；不了解市场，就带领拓展员起早贪黑跑市场、摸情况；时间不够用，团队主动取消双休，在竞争对手休息的五一、十一假期，开展团队劳动竞赛……团队没有一个人退缩，为了同一个目标，全力以赴，干劲十足。

### 坚定执行扎根一线，始终坚持以军人姿态冲锋

队伍不断扩大，技能持续提升，团队战斗力与日俱增，老彭仍不敢懈怠。“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老彭的办公室经常是空的，每周3到6天扎根一线，一年超过300天扑在市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老彭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晚上开车赶路，确保白天到现场与客户面对面沟通。他的后备箱经常是一整箱一整箱的泡面、榨菜、矿泉水备着，因为常年在外不能正常坐下来吃顿饭。

有一次，老彭在益阳安化跑乡镇市场，连续半个月在盛夏的烈日下奔波，多次中暑，手臂晒得脱了一层皮。还有一次出差，老彭胃出血，在当地住了几天院，住院期间一边打点滴、一边与团队成员沟通工作进展和方向。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市场形势

严峻，门店拓展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总经理罗凯主动找到老彭问：“需不需要降低门店拓展的指标？”老彭当即立断表示，是军人，接受了命令、任务和指标，就坚决不改。“越是大家感到恐慌的时候，我们越要行动。”老彭带领团队，共同下市场。“危”中除了“险”，还有“机”。

疫情严峻的时候，老彭带领团队成员在永州、柳州两地出差。酒店、餐馆都不营业，没有吃和住的地方，老彭就和员工一起，晚上睡在车上，三餐蹲在马路边吃方便面……与客户隔着拉闸门、戴着口罩谈合作。

新开门店的喜报频频传来，谈判成功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团队斗志昂扬，越战越勇。5年时间，老彭和团队战果斐然，共拓展新店千余家。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他们用脚步丈量三湘四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如今千金大药房门店数量，从600增至1600余家，稳居湖南前三。

### 言传身教，带出一支执行力强的团队

这些年，老彭带领团队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心得和方法，把团队当成“军队”“学校”和“家庭”。

把团队视为军队，把市场比作战场，团队成员就是战友，军队强调的是执行力，下达了指令就要服从无条件执行；把团队视为一所“学校”，把团队成员视为校友，做好员工的“传、帮、带”，将自己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技能传授给身边同事，共同进步；把团队当“家庭”经营，彼此心相互帮助。

团队中的员工这样评价老彭：“彭总喜欢和员工聊天，他会牢记每个员工的生日并在当天送上祝福。谁出差只要没到目的地，不管多晚他都会不断电话跟踪，直至员工安全到达。”“我们在群里做日常工作汇报，哪怕是晚上十二点彭总都及时回复处理，问题处理不过夜。有这样的领导一起工作，特别安心。”

严管和厚爱，不仅不冲突反而相得益彰。就像培养自己家的孩子们，高标准严格要求的同时温暖关心陪伴，继而在实干和实践中激励“孩子们”努力担当作为。老彭说：“进了千金的门，就把千金当成自己的家。大家如果有困难，不管是生活、家庭、工作，和我老彭说，我第一时间全力解决。”老彭还说：“士为知己者死。感恩千金的机制和文化，让我老彭有价值、有需要，在千金这22年，最辛苦却最有成就感，将来退休，最值得回忆。”这样的老彭，可敬又可亲，如此硬核的“彭大师”，真帅！



1994年，酃县更名为炎陵县，图为县城欢庆游行的人群。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县城最热闹的地段，百货商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炎陵县一中